

◆旅人手记

西风渐凉访贾宅

陆曼玲

长沙被称为“屈贾之乡”，因为屈原曾在此行吟，贾谊曾谪居此地三年，他们的诗歌辞赋奠定了湖湘文化丰厚的底色。

造访贾谊故居，当选细雨绵绵的秋日，最宜夕阳斜照的黄昏。这个少年成名却郁郁不得志、英年早逝的政治家和文学家，是要在阴霾的天气里凭吊的。“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唐代诗人刘长卿诗作《长沙过贾谊宅》，吟的便是这种情境。

于是便在一阴雨缠绵的午后来到了贾谊故居。登记了身份证，检查了健康码，跨入这三进的小院，号称“湖湘文化源头”的儒雅气息便扑面而来。

自然，此贾谊故居绝非当年贾谊居所，贾谊谪居长沙任太傅远在公元前177年至公元前174年，距今已有两千多年，任何一所民宅都不可能保存至今。贾谊英年早逝后，汉武帝敕命修缮贾谊故居，这是对贾宅的第一次重修。此后历经战乱灾害，故居毁了又修，修了又毁，重修多达64次。明朝成化年间，长沙太守钱澍募款修建贾太傅祠，贾谊故居第一次以祠宅合一的形制重建。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故居及原存文物皆被烧毁，唯存不怕火烧的石井与石床。1996年，故居再次进行了重修。

进入故居，左为古井，右为石床。古井为贾谊任职期间开凿。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载：“湘西麻西侃庙，云旧是贾谊宅，地中有一井，是谊所凿，上敛下大，其状如壶……”站在井口，惟见并列的两个圆井洞，直径约为一尺，确实口小内大，浑浑然看不见内底。石床历经沧桑，已成斑驳的长条石块，长约两米，宽约半米，史载此为贾谊所用之物，

后置于佩秋亭中。晚清名士陈宝箴、王闿运、熊希龄等曾坐于石床之上在佩秋亭茶叙，章士钊、蔡锷参加在贾谊故居举办的时务学堂入学考试时，也曾在石床上休息。

故居的第一进为贾太傅祠，祠堂正中，供奉着贾谊的铜像。贾谊席地而坐，发髻高挽，目光炯然，左手抚案，右手执笔，似在沉思笔落何处。铜像前面摆放着刻有贾谊《过秦论》中名言的石碑，后方悬挂着贾谊的两篇名作《吊屈原赋》和《鹏鸟赋》。

贾谊出生于洛阳，自小聪慧，18岁即以能“诵诗属书”而名扬郡中，被汉文帝召为博士，不久即赴任太中大夫。他希图革新政治，提出“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等一系列建议，受到汉文帝的赏识，欲提拔他，但遭到周勃、邓通等将相大臣的诋毁，终未受重用，并调出京城，改任长沙王太傅。少年得志的贾谊因谗言而遭贬，满怀悲愤南下卑湿之地长沙。途经湘江时，望着滔滔江水，想着与自己境遇相似而投江自尽的屈原，不禁思绪万千，遂挥笔抒写《吊屈原赋》，以表达对屈原的崇敬和自己的怨愤之情。

到长沙第三年的一个黄昏，一只猫头鹰飞进了他的住房。猫头鹰即鵩鸟，人们认为是不祥之物。贾谊谪居长沙，本就心情郁闷，今鵩鸟进宅，敏感的他更加伤感，乃写《鵩鸟赋》，对世界万物和人间世事作了一番感叹。虽然文章洋洋洒洒，海阔天空，但其中的内涵却是在为怀才不遇而悲愤，为身心疲惫而感伤，为前途未卜而惆怅，为命途坎坷而自慰，用司马迁之言就是“为赋以自广”。

此两赋上继屈原、荀况赋的传统，

下开汉大赋之先声，在中国文学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其洋洋洒洒抒情说理、直抒胸臆批判现实的散文式倾向一直影响至今。

故居的第二进为太傅殿，主要介绍贾谊的生平及思想。贾谊不仅是文学家，更是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在治国方略上，他尊崇先秦儒家的爱民理念并发展为“民本论”；在经济政策上，他重视农业，主张备战备荒，国家垄断铸造钱币；在教育理论上，他第一个提出教育乃国家之本，并亲自实践积累经验，理论涵盖胎教、学校教育和成人教育诸多方面；在统一祖国、外御匈奴上，他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削藩主张及“帝者战德”“以夷制夷”等一系列御外策略。任何一个方面的成就都足以让他成为良相名臣，更何况在诸多方面都有所建树。汉文帝刘恒不由感叹：“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

然感叹终归只是感叹，满腹经纶的贾谊依然未受到重用，谪居长沙三年后应召回长安，他又作了梁怀王刘揖的太傅。梁怀王不慎坠马身亡，贾谊从此郁郁寡欢，哭泣不已，一年后忧郁而亡，年仅33岁。

深爱祖国却报国无门，空怀大志却惨遭贬谪，为此，浪漫的屈原投江自尽，理性的贾谊抑郁而亡。诚如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末尾所感叹的：“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一个“自令若是”，一个“爽然自失”，奠基湖湘文化的两位伟人均以不寻常的方式完结生命，但心忧天下、矢志不渝的精神却是留给湖湘人宝贵的文化遗产。

◆精神家园

自转周期

谢礼丞

第一次见到她，在四年前的夏天。

在法国读工程师的时候学习到深夜是常有的事。我随意整理了桌上的凌乱的笔记，熟练地卷了一根烟，打算睡前再来一口。刚点燃，窗外一丝明亮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打开窗，原来只是一颗普通的星星，在这晴朗的夏夜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明早还要上课，迅速抽完烟早早去休息了。

第二天晚上，她又出现了。我看了下时间，算了算时区，应该是她没错了。既然这么有缘分，反正烟还没抽完，索性看一会夜景吧。其实她比别的星稍有不同，像是一位刚步入青春期的少女，有着洁白无暇的皮肤，明眸皓齿间闪耀着动人的光辉。她的笑是林荫间的清风，连带我抽的万宝路都满是初恋的味道，恨不得在肺里多回味几秒。即使在璀璨的星海，也能凭借那独特的星芒一眼找到她的方向。不会烟烧到了尽头，我关上窗，恋恋不舍，用最温热的目光与之道了晚安。

白天总是最难熬的，除了烦闷的燥热，陌生的语言环境也让人愈发的压抑，唯一熟悉的就是一堆数学公式和电路符号了吧。但我经常会掐着表发呆，或是在草稿纸上计算着太阳留在地平线上的时间。“为什么地球转得这么慢吞吞的，她会不会已经在老地方等我了？”

之后接连好几天，只要我及时出现，她都会打扮成一位

高贵的公主，华装出席我的午夜盛典。我便也合着眼，思绪跟随着她轻柔的星光，穿越雪地、草原、高山和海洋，在丛林里游荡，在小溪里流淌，在空无一人的教堂放声歌唱……然而，受认知所限，我去不了更远的地方了。我仰着头问她：“你能带我去你的地方吗？那边也有山川湖泊、花草树木吗？”她不答，只是闪烁着漫不经心的光。

她不见了！我发了疯般拿着望远镜寻觅着，在天空中排查，全然顾不得桌上已经烧到滤嘴的烟头，正发出恶心难闻的焦味。我拿出计算器和纸笔，算好这个时间她可能会出现的位置。我伸出双臂，尽量把身体探出窗外，企图寄希望于用极其微小的，可以完全忽略不计的引力场的变化来呼唤祈求她的再度降临。更甚，我想过打电话向别的星星求助。可我能寻求谁呢？我不过是一个从骨子里卑微到尘埃的凡人罢了，我所谓的银河浩瀚在她眼里不过是咫尺之遥，我秉持的天长地久于她而言也只是须臾之隔……

其实银河系里的每个天体都有其各自的轨道，有些从诞生就互相形影不离，有些可能永远都相隔在光年之外。而那位过客，恰巧在我平凡的生命中有过短暂的驻留，在寂静的夜空绽放过绚烂的花火，点燃了我的青春。

（谢礼丞，邵阳人，现求学于瑞士）

◆樟树坳茶座

衣食住行话变迁

李又成

我五岁的时候父亲撒手西去，母亲强忍着巨大的悲痛，带着我们一家五口艰难地生活在穷困潦倒之中。那时候，新中国刚刚诞生，百废待兴。

由于母亲守寡，兄弟姐妹又多，我们穿的衣裤不但是补丁缀补丁，而且是老大穿了老二穿，直到老四一补再补还在穿。脚上穿的是母亲辛辛苦苦给我们做的布鞋，以及她去山区挑煤时买的五分钱一双的草鞋。下雨天就穿着木屐子出门，也不知道雨靴是什么样。

有时我半夜一觉醒来，看见慈祥的母亲就着昏暗的灯光，戴着老花眼镜在给我们补衣服。天气晴朗的时候，母亲把破得不能再穿的旧衣服拆洗干净，撕成一块块三四寸大小的布条。用口里省下来的一点粮食熬成粥水，刷在门板上，然后把一块块的烂布贴在上面打布壳。晒干后把布壳揭下来，以备给我们兄妹几个做鞋。

一年到头我们全家吃的大多是玉米、红薯和荞麦面，因为这些粮食比大米便宜。即使是杂粮，也只能吃个半饱。家里如果有人病了，才能吃到用沙罐熬的照得见人影的大米粥。我们最高兴的时候，是每年一度的春节，因为这时不但有青蓝布的新衣服穿，还能在桌上看到一点油荤，饱餐一顿平常很少见到的白花花的大米饭。

我们全家住在不到十平方米的小木屋里。门前的过道上砌了一个小灶，算是厨房。晚上，兄弟姐妹一起挤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看书写字，努力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家里没有橱柜，少得可怜的几件衣服都放在纸箱里。夏天，只能拿一把老蒲扇纳凉，冬

天则早早上床，抱团取暖。

那时候汽车很少，即使是尘土飞扬的马路上驶过一辆车，也是用木炭做动力的老爷车，速度比老牛拉犁快不了多少。人们如果要到百多公里外的邵阳市去，必须清晨去车站排队买票。早晨七点出发，一路颠簸两个小时，然后在隆回休息半个小时吃早饭，直到中午以后才能到达。

我们这一代人见证了新中国发展的曲折历程。党的脱贫致富的好政策不但使广大人民解决了温饱，而且让老百姓迈进了小康生活。

在那物资奇缺的日子里，人们的肚子只想图个饱，现在大家都是讲究吃得好。居住条件就更不用说了，不光农村的土砖房和茅屋没有了，而且由于农村普遍脱贫，大都建了新居。天更蓝了，水更清了，山更绿了。城市里更是高楼林立，道路宽敞干净，车来车往，人流如潮。

人们出行也方便多了，摩托车、汽车穿梭在大街小巷，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舒适快捷的高铁更是缩短了家乡与祖国各地的距离。从武冈机场起飞，仅两个小时左右便可直达首都北京。现在，我家住在新修的三层小楼里，每个人都有自己单独的卧室，漂亮的大衣柜里放满了四时八节时兴的衣服。房子里摆放的是实木家具和舒适的真皮沙发，并且安装了空调。车库里放着儿女们各自使用的摩托车和小车。孙儿孙女们在外地读书回家坐大巴车都嫌时间长，往返都是飞机和高铁。

过去的一切，令我永远难忘，也让我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李又成，武冈市作协会员）



双清
SHUANGQING

公园一角 刘玉松 摄

◆古韵轩

登岳阳楼抒怀(外五首)

邓星汉

信步登临岳阳楼，凭栏方解仲淹忧。
洞庭流碧涛声阔，衡岳涵虚紫气稠。
不悔孤儒吟岁月，还追五霸写春秋。
人生似酒由情酿，我也风流放浪游。

游杜甫草堂

锦城市角白茅堂，宋柏微枯清柳强。
每恨朱门鱼肉臭，更怜处士韭花芳。
致君尧舜开诗史，淳俗风尘诉悯伤。
报与人间多广厦，秋风无恶笑重阳。

游黄山咏飞来石

天海听涛险处分，山崖石底见奇纹。
空悬有意嘲寒月，兀立无心逐暖云。
今古沧桑谁与问，春秋坎壈自如醺。
遗珠不用仙何用？幸有狂飙最识君！

过南京游秦淮河

极尽繁华六代宫，秦淮明月旧时同。
台城古柳无情绿，水榭新梅有意红。

人谓刘郎伤寂寞，我吟故国叹才雄。
虚言王气消磨尽，时有英雄巧借风。

游刘基故里即作

碧峰似海复如潮，壑穴清潭起帝韶。
姹紫嫣红天乘意，嫩黄软绿岭含娇。
恰无暖雾犹堪赏，但有英魂不可招。
俚巷民歌堪信否？应知三立树兰椒。

登华山

险巖虽在小龙通，栈道惊心俯首空。
万象潜形深壑里，五峰并势玉宫中。
流岚泱泱云浮日，绝壁岿岿水卷风。
莫道人生多逆旅，此山登上自英雄。
(邓星汉，武冈人，中国教育学会会员)